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六編 第二十冊

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 ——以注校史源為例

黃偉豪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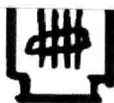
十六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20冊

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
——以注校史源爲例

黃偉豪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以注校史源為例／黃偉豪 著

—初版—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8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第 20 冊）

ISBN：978-986-322-171-5（精裝）

1. 陳垣 2. 日知錄 3. 注釋

011.08

102002359

ISBN-978-986-322-171-5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六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171-5

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以注校史源為例

作 者 黃偉豪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十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
——以注校史源爲例

黃偉豪 著

作者簡介

黃偉豪，畢業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就讀大學期間得到不少好老師的薰陶，萌生從事古籍鑽研的想法。取得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學位後，進而修讀博士學位，所裏陳志誠、何廣校與李學銘教授等對我教誨良多，受益匪淺。研究興趣為語言文史，尤喜經史校讎。嘗於香港中文大學學術期刊《中國語文通訊》上發表〈談董橋早期的一篇譯作〉論文。《陳垣《日知錄校注》研究——以注校史源為例》一書，據碩士論文修訂而成，指導教授為陳志誠老師。

提 要

本文以陳垣（援庵）先生（1880～1971年）《日知錄》的文獻學注校和史源為研究重心，論述了他的文獻注校和史源思想及其在文獻學注校和史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因為陳垣先生是在《日知錄集釋》本的天頭側頁上加注的，篇幅少，不能不意賅辭精。

實際上，陳垣先生在文獻學上的成就是非常豐富和多方面的，本文只就其中兩三個主要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討，冀發掘陳垣先生在自己或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的進展，以及他採取前人未用過的方法。因為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的行文比較簡略，我多採用類比的方法，期把《日知錄校注》裏摘取陳垣先生注校和史源的意見，從陳垣先生不同著作裏找出其類似的地方，再據此將它們合在一起歸納出條例來，找出系統。也希望進而掌握著述的內在規律，得到以此推彼、舉一反三的效果。我更會將心比心去領會、推測陳垣先生寄寓的民族情感，從而理解《日知錄校注》著作的內容和中心主旨。

我同時參考李師學銘的〈陳援庵先生與史書要刪〉，先列「引用」及「櫟括」方法兩表，把陳垣先生給《日知錄》校注下關於顧炎武「引用」及「櫟括」方法的應用嘗試整理，結論相信會有意義。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3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5
第二章 《日知錄校注》編撰的緣起	9
第一節 《日知錄》版本與編撰緣起	14
第二節 《日知錄校注》的最後成書定體例	15
第三章 注釋與治學	17
第一節 注釋特色	18
一、注釋諸名稱	18
二、注釋源流演變	20
三、注釋的整理方式	23
1、對文字的矜慎	26
2、顯現民族意識	27
四、古籍今注的方法	29
第二節 通過辨明假借字來訓詁釋義	31
第三節 注重考釋名物的起源	33
第四節 注意標舉出處	35
一、引用注釋需要注意的問題	35
二、注釋的難易	37
第五節 注重論說的原始出處	40
第六節 注意聯繫現實，體現致用的特點	42
一、注重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體現了歷史的時代功能	42
二、會通歷史材料	46
三、論民族關係等，陳古刺今	63
第七節 於所不知，無寧闕如	68
第四章 校勘訂偽	73
第一節 校勘前後	73
一、校勘的內容	73
1、具體校勘前的準備工作	73
2、了解基本構成和流傳情況	74
3、總結前人經驗，體現科學精神	75
4、了解語言特點	78

5、搜集他書資料，汲取前人成果	82
6、明白基本內容和結構體例	85
二、校勘的觀察——《日知錄校注》所見竄亂訛誤的現象舉隅	86
1、衍文	86
(1) 注文誤入正文而衍	87
(2) 因誤據他書而衍	88
2、脫文	89
3、倒文	90
第二節 校勘原則	91
一、校文字	92
二、訓字詞	93
三、述語法	96
四、明章句	96
五、釋典制	100
六、糾訂史實	102
七、推義理	104
八、注出處	105
九、闡體例	108
十、考源流	110
第三節 校勘方法	113
一、校勘方法的依據	113
1、明出處，耐心校對錯誤	113
2、《日知錄校注》校勘出的錯誤釋例	115
(1) 不明訓詁而誤	115
(2) 不知語法、修辭用字而誤	117
(3) 不識增刪文字而誤	119
(4) 不辨文義而誤	128
(5) 不諳典章制度而誤	129
(6) 未查史實而誤	130
(7) 未審地理而誤	132
(8) 未知紀傳綴事、專名而誤	135
二、陳垣先生在《日知錄校注》中所用的校勘方法	137
1、對校法	138

2、本校法	140
3、他校法	142
4、理校法	145
第五章 史源考證	149
第一節 考證的方法	152
一、比較法	152
二、求源法	155
1、據史源確定名物、典故的原意，以確切理解史料	155
2、據史源推斷史料的學術價值，以確定其可信程度	158
3、據史源，以證史料轉引之誤	160
三、鉤稽法	163
第二節 考證的內容	166
一、對前人注文的糾謬	167
二、對史書義例的考證	169
三、發掘從前受人輕視的典籍，介紹適用版本	174
1、利用《冊府元龜》作考證	174
2、介紹適用參考版本	177
第三節 考證手段極為豐富	179
一、利用學術史知識考證	180
二、利用文獻語言的時代特點考證	184
三、利用時間推算考證	186
四、根據史料產生的時間先後考證	187
第六章 《日知錄校注》有關注校史源的體例歸納	191
第一節 歷朝避諱撮引表	195
第二節 以「史書要刪」的治史方法為準則，觀察《日知錄》「引用」法、「櫟括」法的運用	207
第七章 結 論	249
附錄一 前人研究陳垣先生學術已刊論的著作	257
附錄二 《日知錄》的版本系統	267
參考資料	271

第一章 緒 論

文獻學是關於整理典籍及學習、運用文獻資料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的一門學問。校注即校勘加注釋，《日知錄校注》匯聚了校注者陳垣先生幾十年關於《日知錄》的研究成果。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1613～1682 年）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錄》在引用資料時一般既不注卷數，也不詳注起迄，引文與顧炎武自己的文字混倒一起，通行的《日知錄集釋》不止沒有區分顧炎武原文與引文，更進一步混淆了《日知錄》所引書的注文與顧炎武自注。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將《日知錄》的引文一一找出並核實其出處，能注出書名、卷數或篇名的，標明起止頁碼段落，且校勘諸版本及抄本《日知錄》。可以從像《冊府元龜》一類大書中找到不起眼的一小段，在電腦不盛行的年代難以想像。縱然引著名學者的書久已亡佚，其學說在民間流傳，因為好在有繼承者，經流傳引用後可以得窺部分面貌，《日知錄校注》就從輾轉輯佚後的文句作出判斷，發揮重要校勘的功能，還教讀者讀了明白經學家數的推衍，知道誰是師，誰是徒。《日知錄校注》不但能助讀者正確認識《日知錄》，它揭櫫的史源學和考證方法，深具啓發意義。

陳垣先生作《日知錄校注》，始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直至五十年代後期還在修改補充，歷時二十餘年。

《日知錄》是顧炎武的重要著作，該書引用古籍不注卷數，難以分辨起止，致古籍每與顧炎武自己文章相混，讀者不能辨析何者為引文，何者為作者議論。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被稱為「《日知錄》最為精善的版本」，但其注不但不解釋《日知錄》原文，反而常把原文半途截斷。嶽麓書社 1994 年版

《日知錄集釋》和甘肅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版《日知錄》以黃本為底本，雖然做了大量校注工作，但在引文起訖、斷句、校勘等方面仍存不少錯誤。陳垣先生遺稿《日知錄校注》將《日知錄》的引文盡行查找，並進行了追溯史源、校勘和訂正。陳垣先生的家屬陳智超、陳致易等為《日知錄校注》補闕增潤的工作成績不能磨滅。

《後漢書》可以省稱《漢書》嗎？《日知錄》原注稱《後漢書》為《漢書》，陳垣先生認為《後漢書》書名似不能省作《漢書》。^{〔註 1〕}得業師陳志誠老師的提示，推論顧炎武逕將《後漢書》省稱《漢書》，為的是顧炎武重一統的歷史觀念，前後《漢書》只管是大漢朝的產物。

《日知錄校注》的校勘史源即直承南宋王應麟（1223～1296 年）下迄清代諸儒「經史致用」的學術系統，在某些項目下更有長足的發展。看過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就知道這書與《日知錄》學術路線的相近，陳垣先生接受經史致用的思想，不多不少受了王應麟的影響。由王應麟、錢大昕到陳垣先生經學致用一派，其哲學理論暫且不論，都不難看到無論是學術方向以至治學態度都可以互相補足，沒多大需求要向他派取經。

顧炎武和陳垣先生民族意識特高，不甘屈從於異族，設法於著作中表達不仕二朝的意志。陳垣先生很能體會顧炎武受異族侵凌的沉痛心情。

陳垣先生文章學顧炎武，他們都是實事實幹的學者。陳垣先生發展刪削敷衍文字的一套理論，於《日知錄校注》稍見端倪。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最先動起念頭去研究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為的是顧炎武同是個人向來極為欽仰的古人，而和陳垣先生也是自己敬重的前輩學者。安徽大學出版社不多久前出版陳垣《日知錄校注》，可謂顧炎武去世後《日知錄》最為完

〔註 1〕 陳垣先生在〈廉恥〉條中注說：「（顧炎武）引《舊唐書》而不加『舊』字，與前例不一。」（陳垣：《日知錄校注》上冊，卷十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 版），頁 742。）又於〈凶禮〉條中注說：「上文〈正月之吉〉條引《逸周書》，『逸』字不可省。」（陳垣：《日知錄校注》上冊，卷五（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1 版），頁 263。）顧炎武引書名無疑是採較寬容的態度，陳垣先生則堅持史家嚴謹注書的態度，是時代不同，要求自異。後引《日知錄校注》的出版資料從略。陳垣：《日知錄校注》中冊，卷十七，頁 965。

善的一個版本。

陳垣先生作《日知錄校注》，是要「溯本追源，辨認其本來面目」，使讀者正確了解《日知錄》，並為學者研究顧炎武思想與學術提供幫助。《日知錄》在引用資料時一般既不注卷數，也不注起止，引文與顧炎武自己的文字混淆不分。通行的《日知錄集釋》有時非但沒有區分顧氏原文與引文，而且進一步混淆了《日知錄》所引的資料。

在學術上，陳垣先生對宗教史、元史以及歷史文獻學的幾個分支史諱學、校勘學、年代學的研究，在校注《日知錄》之時都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醞釀著新的研究課題。

《日知錄校注》為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日知錄》校注本。我期望陳垣先生以細密周到的校勘和簡明精當的注釋，把此書勒成定本。

我覺得陳垣先生於「校」的部分能尋繹線索，核查引據，校版本，比異同。惟是在「注」一方，因是隨手校注，為備課用，難免簡略了些。自己確曾據陳垣先生的注解翻閱原典，絕大部分都沒出錯，不比今天容易找資料，當時陳垣先生所做的已經了不起，除本於個人研究和舊本基礎，還據手頭文獻重新輯錄。我想，陳垣先生無疑於閱讀批注《日知錄》時，總有考慮過校注體例該怎麼寫的時候。

陳垣先生對所治領域史料有大量校讎輯佚，徵引廣博，考訂精審。本文以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中對文獻史源校勘的有關論述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書校注的理念。我喜歡陳垣先生的《通鑑胡注表微》，想到把《通鑑胡注表微》圓熟的校勘注釋理論，加上目錄學、宗教學、年代學等優厚修養，以之量度《日知錄校注》，會有甚麼樣的結果，答案會相當有趣味。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是迄今為止輯佚最為完備、校注最為精審、資料最為豐富的《日知錄》研究專書。明確的目標意識、深厚的文獻功底、廣泛的研究範圍是該書的三個主要特點。

所謂目錄、校勘、版本被看作是文獻學的三個分支學科，另外，輯佚與辨偽、注釋與索引，都是直接施加於文獻之上，是直接對文獻進行處理的手段。陳垣先生所歸納的校勘四法，是注重總結、歸納和概括，注重邏輯演繹

方法，強調實踐和實證。本文研究範圍主要限於目錄、校勘、版本、史源及避諱，金石學是顧炎武的絕學，但在陳垣先生的注中絕少提及，故不擬列入研究的範圍；宗教學在陳垣先生的注中也絕少提及，也不列入研究的範圍。

自己研究採用的資料包括典籍記載、金甲文材料、避諱字彙的運用等。

此外，考察《日知錄校注》對內容涉及很廣的範圍，包含了地理、歷史、社會、禮制的觀點，並探究校注人藉此對憂慮時局所表達的內在情感。

在版本方面自然以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為主，樂保成等點校的《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補充了《日知錄校注》不載的黃汝成注文。事實上，樂保成等點校的《日知錄集釋》在校點上有不錯的成績。

本文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幾個，包括指陳特點，反映陳垣先生廣引群書，以證異同、博采眾說，校定字句、不尚虛浮，獨立思考的治學態度，知類旁通，融合各科學術、樹立文獻為學術公器的風範、建立以文獻考索文化的研究方法。

陳垣先生敬重愛國的學者，尊崇的對象有些名氣響亮，有些未享大名。陳垣先生甚至義不容辭地發掘那些愛國的學者尚不為人知的學術成就與愛國情操。

校注之學，實為一切作品研究的基礎，若無校勘，善本無從得見；若無箋注，文義未能詮解。凡對於古籍的研究，都或多或少要涉及版本問題，不可對版本茫無所知。

顧炎武與陳垣先生的為學均以「經世致用」為目的，這也是他倆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起點，也是終點，不必深究「著」或「注」得好不好的問題。

我研究的方法是先通讀陳垣先生的《日知錄校注》多遍，記下有關校勘史源的材料，試粗分多項類別，這個步驟重複多次。幸得睹吳漫〈試論王應麟《困學紀聞》的文獻學價值〉一文，彷彿為我設計了一個論文架構。另一方面可以推論除了哲學思想外，王應麟《困學紀聞》「經世致用」研究的路線，不待錢大昕而傳授予陳垣先生。王應麟（1223～1296 年）跟顧炎武的文辭都簡約，而道理融通探奧窮源，真知洞見；陳垣先生強調包括注文以內的文字須不蔓不枝。陳垣先生經常在自己的藏書上寫下自己的心得批語，著名學者的遺藏宜保留，體例即使未算盡善的《日知錄校注》實有值得我們後學一讀再讀的價值。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

陳垣先生的學生劉乃和（公元 1918～1998 年）曾編〈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發表於十多年前，為陳垣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這繫年表收錄於《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上、下冊）〔註 2〕後的附錄。

劉乃和既是陳垣先生的得力助手，同時照顧老師的飲食，師徒關係密切，劉乃和的說法當然值得信賴。不過〈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記載的歷史年代跨度大，個別遺漏和失誤之處難免。近年，陳垣先生已刊論著不斷發現，一部分未刊論著得到整理、梓行。為了全面反映這些新的研究成果，王明澤〈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補正〉〔註 3〕對〈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的漏誤進行了考訂和增補。

接踵補全陳垣年譜的不乏人，〈為《陳垣年譜配圖長編》補遺指謬〉〔註 4〕的作者孫玉蓉很幸運，研讀了 80 餘年前，曾在京師圖書館佐助陳垣檢理翻閱敦煌經卷的俞澤箴晚年《日記》手稿，從中發現了有關陳垣的記載。徵得俞氏親屬的同意，在文中披露一二，藉以補充《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中的遺漏，並訂正少許失誤。說幸運，還好有孫玉蓉努力，從訪問陳垣先生的學生，才覓得未被發掘的珍貴資料。

了解陳垣先生的生平後，自然要讀他的著作。

陳垣先生已刊論著要目

這是一個簡化的目錄，主要收錄近年再版或新刊行的。參照劉乃和《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收入遼海出版社《陳垣年譜配圖長編》，2000 年，頁 865～919）並略作增補。

《勵耘書屋叢刻》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影印本，1982 年

第一集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補八卷

〔註 2〕 劉乃和、周少川等：《陳垣年譜配圖長編》上、下冊，（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頁 865～919。

〔註 3〕 王明澤：〈陳垣同志已刊論著目錄繫年補正〉《史學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頁 61～66。

〔註 4〕 孫玉蓉：〈為《陳垣年譜配圖長編》補遺指謬〉，《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2008 年 3 月），頁 143～145。

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

第二集

史諱舉例八卷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清初僧諍記三卷

《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溫教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吳漁山生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論著共79篇，包括一些專著的摘錄。

《陳垣史源學雜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陳智超2007年增訂《陳垣史源學雜文》，三聯書店）。

陳垣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1995年。

《陳垣來往書信集》，陳智超編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單行本

《校勘學釋例》（即收入《叢刻》中的《元典章校補釋例》），中華書局1959年。

《釋氏疑年錄》，中華書局，1964年。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2000年。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科學出版社，1955年，中華書局，1962年，198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史諱舉例》，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學出版社，1959年，中華書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紀史學名著叢書》，2000年。

《通鑑胡注表微》，科學出版社，1958年，中華書局1962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1997年。（科學出版社1958年單本編成的《通鑑胡注表微》以繁體字印行，現在難以買得）

《二十史朔閏表》，中華書局，1962年，1999年。

台灣新文豐出版社在1993年已經出版了《陳援菴先生全集》，全書茲依專著、雜著、序跋和書信四大類分，專著部分凡15冊，23種。

論全不能不看 2010 年版的《陳垣全集》〔註 5〕，雖然有幾本嚴格說來是陳垣先生的筆記。2010 年《陳垣全集》由陳垣先生的長孫陳智超主編。全集近一千萬字，有半數以上內容為陳垣先生生前未發表過的文章。陳垣先生經常在自己的藏書上寫下自己的心得批語。陳智超利用這些批語整理出了《廿二史劄記批註》、《日知錄校注》、《鮎崎亭集批註》等陳垣先生未刊行、待定稿的著作。

【陳垣全集】目錄

- 第一冊 早年文
- 第二冊 元也里可溫教考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火祿教入中國考 摩尼教入中國考 元西域人華化考 宗教史論文
- 第三冊 四庫書目考異
- 第四冊 中西回史日曆（上）
- 第五冊 中西回史日曆（下）
- 第六冊 二十史朔閏表
- 第七冊 史諱舉例 校勘學釋例 吳漁山年譜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 歷史文獻學論文 雜著
- 第八冊 敦煌劫餘錄（上）
- 第九冊 敦煌劫餘錄（下）
- 第十冊 元典章校補
- 第十一冊 元秘史音譯類纂（上）
- 第十二冊 元秘史音譯類纂（下）元秘史校記 元秘史譯音用字考
- 第十三冊 廿二史札記批注 廿二史札記考正
- 第十四冊 日知錄校注（上）
- 第十五冊 日知錄校注（中）
- 第十六冊 日知錄校注（下）
- 第十七冊 釋氏疑年錄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
- 第十八冊 明季滇黔佛教考 清初僧諍記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 第十九冊 鮎崎亭集批注（上）
- 第二十冊 鮎崎亭集批注（下）

〔註 5〕 陳智超：《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 版）。

第二十一冊 通鑑胡注表微

第二十二冊 文稿 批注本 教材 詩稿 解放后重要講話文章

第二十三冊 書信

第二章 《日知錄校注》編撰的緣起

《日知錄》的寫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寫作方式是累積成篇。作為對清代史學有重大影響的史家，顧炎武在史書編纂上也有精到的見解。他重視史家的修養與處理史料的方法，鑽研從史料的角度論述怎樣才能信實寫史，比較不受名教的束縛。他主張歷史文學應準確而不在於繁簡，也重視表志。

彭君華說明《日知錄校注》如何整理黃汝成集釋本，又如何辨析修訂，他說：

援庵先生是據民國元年鄂官書處重刊黃汝成集釋本加以批註的。黃本所謂集釋，只是「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換句話說，就是羅列一些同一論題的材料，於亭林原著文字的來龍去脈及版本、目錄、校勘等少有發明，甚至常將相應材料攔腰插入，截斷文脈，致兩者相淆。於此，援庵先生亦詳加辨析，是者韙之，非者正之。〔註1〕

文獻學的研究對像是古籍，經、史、子、集都包括在內，並不是只研究單一的史部書。顧炎武的《日知錄》，考古而證今，目的仍在經世致用。陳垣先生編撰《日知錄校注》為開設「史源學實習」備課，又當時他身處淪陷區，要通史致用，研究有意義、實用的史學。本論文即以陳垣先生對「日知錄」的研究為重心，以了解有關陳垣先生校勘史源的論說。

〔註1〕 彭君華：〈採山之銅刮垢磨光——評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見《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8年第2期，總444期。彭君華是安徽大學出版社的編輯，他的名字亦見於陳垣先生《日知錄校注》的前言中。（陳垣：《日知錄校注》上冊，前言，頁9。）